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卷

人 民 大 公 社

目 录

说明 I—V

卡·马克思著作

(1835—1843年)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3—7

给父亲的信 8—19

狂 歌 20—23

 一、小提琴手 20

 二、夜恋 21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25—175

 笔记一 27

 笔记二 44

 笔记三 72

 笔记四 102

 笔记五 131

 笔记六 149

 笔记七 163

自然哲学提纲 176—182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
的差别** 183—285

 献 词 185

 序 言 188

 目 录 191

**第一部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一般差别** 193

 一、研究的对象 193

 二、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
关系的判断 196

 三、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等同起来所产生的困难 198

**第二部分。论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壁鸠鲁的物理学
在细节上的差别** 209

 第一章 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 209

 第二章 原子的质 218

 第三章 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 223

 第四章 时间 229

 第五章 天体现象 233

附录的片断：

批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 244

 二、个人的不死 244

 1. 论宗教的封建主义。庸众的地狱 244

附注	247
第一部分	247
第二部分	263
附录	282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 差别》一文新序言草稿	
马克思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1841年4月6日)	28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伯恩哈德·沃尔弗(1841年4月7日)	288
集权问题本身以及有关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 《莱茵报》第137号附刊	
再谈谈奥·弗·格鲁培博士的小册子《布鲁诺· 鲍威尔和学院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	289—291
编辑部对《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的 声明	
《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败》和《莱茵通讯》两 文的编辑部按语	297—298
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	301—308
《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的编辑部按语	309—311
关于定期报刊的内阁法令	312—313
《科伦日报》记者和《莱茵报》的立场	314—316
雷纳德致总督冯·沙培尔的信	317—321
《汉诺威的企业家和保护关税》一文的编辑部按语	322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	323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324—328

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35 号和第 336 号附刊上登载的论普鲁士等级委员 会的问题.....	329—345
《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即将对冯·沙培尔总督作出 答复的通告	346
《总汇报》简评.....	347—348
评内阁训令的指控	349—355
本地省议会代表选举.....	356—360
《莱茵一摩塞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	361—364
《莱茵一摩塞尔日报》的修辞练习.....	365—367
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国家的抽象 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摘自 1843 年《克 罗茨纳赫笔记》）.....	368—369
《德法年鉴》大纲方案	370
致《和平民主日报》的声明	371
《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摘要 1829 年巴黎版第 1—4 卷.....	372—388

青年马克思的文学和诗歌习作

(1833—1837 年)

爱之书。第一部	391—438
爱之书。第二部	439—484
歌之书.....	485—567
献给父亲的诗册	569—736

-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 737—808
卡·马克思的诗(录自他姐姐索菲娅的笔记本) 809—814

附 录

卡尔·马克思出生证书	817
论宗教问题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	
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	
必要及其影响	818
拉丁文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	
家较幸福的时代?	823
特利尔中学学生毕业证书	82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5年11月8日)	829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5年11月18—29日)	830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2月—3月初)	835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3月19日)	839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5—6月)	840
亨利希·马克思同意卡尔·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	
大学的证明函件	843
波恩大学肄业证书	84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11月9日)	846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6年12月28日)	849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2月3日)	853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3月2日)	85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8月12日)	862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8月20日左右)	866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9月16日)	868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11月17日)	87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12月9日)	87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2月10日)	88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2月16日)	887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6月24日)	88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39—1840年)	891
柏林大学毕业证书	896
法律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对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	89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41年8月10日左右)	900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43年3月初)	903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婚约	907
 注释	913—953
人名索引	954—979
期刊索引	980—982

插 图

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开头	4—5
耶拿大学授予马克思的哲学博士学位证书(1841年4月15日)	228—229
马克思的诗册《爱之书》第一部的封面	397
波恩大学特利尔同乡会的大学生(后排右起第四人为马克思)	836—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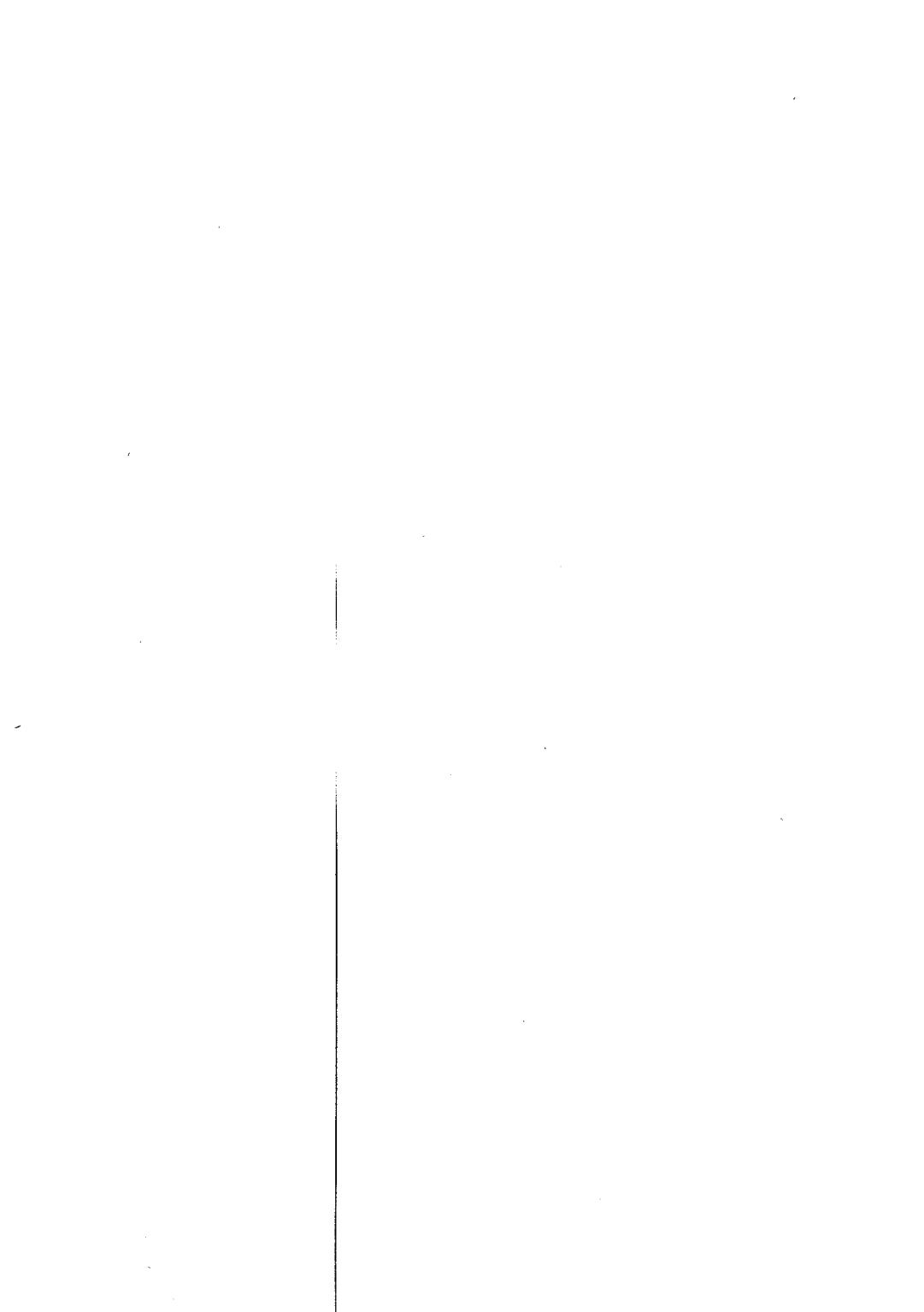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7年12月9日)	877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2月10日)	884
亨利希·马克思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2月16日)	887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38年6月24日)	88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39—1840年)	891
柏林大学毕业证书	896
法律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对卡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推荐书	898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41年8月10日左右)	900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卡尔·马克思(1843年3月初)	903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婚约	907
 注释	913—953
人名索引	954—979
期刊索引	980—982

插 图

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开头	4—5
耶拿大学授予马克思的哲学博士学位证书(1841年4月15日)	228—229
马克思的诗册《爱之书》第一部的封面	397
波恩大学特利尔同乡会的大学生(后排右起第四人为马克思)	836—837

卡·马克思著作

(1835—1843 年)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¹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考虑这种选择——这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的人；神总是轻声而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灵感的东西可能须臾而生，同样可能须臾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油然而生，我们的感情激动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认为是神本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于是我们的整个存在也就毁灭了。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但是，不找出鼓舞的来源本身，我们怎么能认清这些呢？

伟大的东西是光辉的，光辉则引起虚荣心，而虚荣心容易给人以鼓舞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鼓舞的东西；但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感到厌倦、始终不会松劲、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只是虚荣心能够引起对这种或那种职业突然的热情。也许，我们自己也会用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人生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份量，即它让我们承担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理智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它既不是依靠经验，也不是依靠深入的观察，而是被感情欺骗，受幻想蒙蔽。然而，我们的目光应该投向哪里呢？在我们丧失理智的地方，谁来支持我们呢？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通过冷静的研究，认清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份量，了

解它的困难以后，我们仍然对它充满热情，我们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它，那时我们就应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松软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工作起来也很少乐趣，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并对自己说，我们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妄自菲薄。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界的赐予来补偿的感情吗？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远噬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周密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

到外界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

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使我们感到压抑。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以自我欺骗来解救又是多么糟糕！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本身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卡·马克思写于 1835 年 8 月 12 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25 年莱比锡版第 11 年卷

署名：马克思

给 父 亲 的 信²

特 利 尔

[1837 年]11 月 10—[11] 日
于柏林

亲爱的父亲：

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象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

在这样的转变时机，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是好象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

个人在这样的时机是富于抒情的，因为每一变化，既是绝笔，又是新的伟大诗篇——它力图使辉煌的、仍然融合在一起的色彩具有持久的形式——的序曲。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一度经历过的東西建立起纪念碑，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感情上重新获得它在行动上已失去的地位。不过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东西来说，哪里有比父母的心这个最仁慈的法官、这个最体贴的至友、这个爱的太阳——它以自己的火焰来温暖我们愿望的最隐秘的中心——更为神圣的珍藏之所！而那些应受责备的坏东西，如果不是作为本质上必然

的状态的表现暴露出来，又如何能够得到很好矫正和宽恕呢？至少那种经常倒霉的意外事件和精神迷惘，又如何能够不被责备为心灵的缺陷呢？

所以，当我在这里度过的一年行将结束，回顾一下其间所经历的各种情况，以便回答你，我亲爱的父亲，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其亲切的信^①的时候，请允许我象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②那样美。

到了柏林以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

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

① 见本卷第 866—868 页。——编者注

②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